

人生 悲哀 遗首 大
之 壮 艳 孀 领



一个死者的婚礼

一个死者的婚礼

蓝怀昌 著

广西人民出版社

1990年·南宁

一个死者的婚礼

蓝怀昌著



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

(南宁市河堤路14号)

广西新华书店发行 广西贵县印刷厂印装

开本787×1092 1/32 10,275印张 211千字

1990年2月第1版 1990年2月第1次印刷

印数1—1500册

ISBN 7-219-01464-3/I·422 定价:4.38元

卷 首

在这里，我们世代崇拜一个女神，
她的伟业与罪过同样显得那样神圣。
绿叶上记载着一部宏大的史诗，
英勇善战成了子子孙孙的习性。
我们欢呼过无边透明的碧蓝的天空。
我们同样承受着狂风骤雨的欺凌。
孩子们在一次次追赶中长大起来，
那种残酷的流血把摇篮染得殷红。
但是，暴力和死亡无法缚住我们的脚板，
一把砍刀我们可以把路开到宽敞的月宫。
当然，我们也常用布金人的名字来吓唬小孩。
同时，我们用弓箭射死仇人就被族人捧为英雄。
在这里，以血还血以恩报恩显得平淡，
在这里，要爱就爱要恨就恨同样深沉。
我们心灵的琴弦唱过好多的歌，
在寂静的夜晚就把阴森森的牢狱闹醒。
啊，苦难的巴楼人——

是谁使他们抛下历代祖先的坟地？
人们想了多少代还得不出一个完整的结论……

——巴楼人史诗

第一部

1

砍刀是挂在棺材上来回摆动，
哭声象巴楼人的公鸡打鸣。
格鲁苏的男男女女用犁尖写下第一部史诗，
神母是个伟大而朦胧的人。
在她生命的泉窝里流出来的——
红的是血；黄的是汗；绿的是泪

——晋曼

黑崖狂动，狂风撕杀。在母亲节的一个晚上，雨没有来，空气很燥热。打铜鼓的人，横七竖八地躺在红泥上铺成的堂屋地上，嚷出来的酒气几乎要把女人们灌醉。到了下半夜，一切都寂静得凝固。朦朦胧胧的屋檐上，一只蛤蚧在悲哀地呼叫：“云来——雨来！云来——雨来！”到底云来还是雨来，它自己也叫得不清楚。它当然叫了六声便停下来。黑夜里又恢复先前的凝固。巴楼人说，蛤蚧在六月里，每次只叫六声。

这时候，大地一阵巨响，把格鲁苏的每个人都惊醒

了。就是那醉汉们也从醉意朦胧中睁开血红的眼睛。“啊，这可不象打雷声，也不象是山崩地裂。”

“天下又发生了一件什么事？”老人们被这响声震得无法入眠了，干脆从床上坐起来，抽着长烟杆，惶惶不安地等待着黎明前黑暗的消逝。

这是个神秘的怪物，当人们希望它是些死去的时候，它却不是退出它占领的每一分每一厘的室间。天朦朦胧胧的时候，梅里特梅从神庙里回来，神色慌张地敲了么塞巴都老人的门。么塞巴都也是整整一夜没有让上下眼皮接触过。

“孩子，你可是从来都没有敲过我的门。”巴都老人开了门，见是梅里特梅，便惊讶地说。

“巴都爷，我刚从神庙烧香回来，在河边见一块大石头，不晓得是从什么地方滚来的。”

“啊，大石头？”

“对，大石头，象半个楼房那么大。”

“会不会是从格鲁山上滚下来？”

“不象，这么大的石头要是从山上滚下来，也会留下痕迹的。”

“你是第一个见的？”

“我想在我见之前，不会有人发现。”

“你从大石头边上走过了？”巴都老人一边问一边屈着手指算那时辰。“你没有在石头上放一把茅草？最好是一把茅草束成一个大圆圈。”

“没有。”梅里特梅回答着，她的声音有些颤抖。“当时我有些惧怕，这石头怎么会从天上掉下来？”

“啊，孩子。回去吧，叫管家马上杀十二只公鸡，杀一头猪，——我要用猪头。那是神石，我们得祭一祭它。”

“这事和伯佗首领的病……”

“很难说，孩子，今年的怪事就是多。伯佗首领的病好些没有？”

“我感到他的病是越来越重了，老天偷偷和他作对，那老毛病又经常犯……”梅里特梅说着眼圈潮湿了。她有一种不祥的感觉。

梅里特梅走了之后，么塞巴都老人越发不安起来。他木然地站在门口的枕椰树下，两眼凝视着远方。遥远的天边际，云块灰蒙蒙地夹着少许惨白。他情不自禁地喃喃自语：

“啊，神母，我们用铜鼓呼唤着天庭的祖宗，把你迎来度过这神圣的节日，我们刚刚把你送走，你为什么又抛下这块巨石？难道说灾难真的要降临格鲁苏？神母，你为我们作主吧，我们这群红黄绿水河的子孙请求你……”

2

红的水，黄的水，绿的水，从山崖里喷出来，从巴楼人的身上流出来，汇拢成了格鲁苏城边上的红黄绿水河。那河水潇潇洒洒而又从从容容地向大海流去。带着忧虑，带着哀伤。然而却泛不起巨大的浪波，只是默默地流去。夜的衣衫飘飘荡荡地舞去了。那种不可阻挡的光明投射在从天上掉下来的巨石上。这巨石静静地躺在红黄绿水河边，也在默默地显示出自己无穷的威力。从格鲁苏城门里流出一条人河来。男男女女，老老少少。他们拿着鸡鸭，抬着猪羊，络绎不绝地来到巨石旁边，供祭这块巨大的神石。老人们虔诚地焚上香，摆上祭品，跪在地上，等待老魔师的到来。

晨时到了。么塞巴都领着魔师从伯陀首领的红楼里蹒跚而来。魔师穿着一件盖过膝头的黑布长衫，双手握着一把神剑，来到巨石边上。人群自觉地让开一条道路来，让他走过去。他走过人们的身边，然后站到巨石旁边的坎子上，用剑朝东方、朝西方、朝北方、朝南方挥舞着。末了，他从地上端起一碗酒，向巨石泼洒去。嘴里不断地喃喃自语。他说什么，谁也听不清楚。人们也不敢抬头望那块巨石，仿佛那块巨石就是一个威严不可侵犯的神灵。它有一双凡人看不见的眼睛，而那双眼睛，却可以透视每个人的灵魂。只要你抬起脸来，让它那双眼睛透视到了自己心上，灾难就会降临头顶。

梅里特梅来了，她按照老巴都的吩咐，让管家蒙普特杀了十二只公鸡和一头猪。那十二只公鸡是给神母的十二个男孩享用的，那头猪是奉送给神母的。她心里很明白：在她十二岁的时候，父亲就教她念过史诗，那史诗里就记载有这一切。到了十六岁，她正式嫁给了伯陀首领。那时伯陀首领年岁已近花甲，但是，他对梅里特梅却视如掌上明珠。他让她每天都跟着魔师去念史诗，还有那桃花丫头和梨花丫头。到了她十九岁的时候，格鲁苏来了两个法国传教士。起先传教士就住在伯陀首领的另一座红楼里。后来，他们建议伯陀首领在格鲁苏建立一座基督教堂。伯陀首领同意了，便在格鲁苏山下找一块平地，把基督教堂建了起来。那两个传教士便到教堂里去住。伯陀首领便让梅里特梅去跟传教士读些圣经，听他们讲希腊的神话故事。不到两三年，伯陀首领还让他的山民们也到教堂里去做礼拜。于是，巴楼人除了晓得在天庭里有自己的圣母之外，还有一个上帝，尽管上帝是什么模样他们还不清楚。

今天来祭神的人，也许各自心里都明白：大概是要讨好

造山大神阿亨阿独。因为这阿亨阿独是神母的长子，聪明灵利，英勇果敢，计谋高强，力大无穷。这大山是他创造的，这岸石也是他造的。他抓起一把土可以捏成岭，抓起一把沙可以捏成山。他朝石山扬一抛，石山便可以定向前。那么，昨夜这山石才落到这红黄绿水河边上，一定是阿亨阿独叫它来的。梅里特梅想着，她看见离她不远的地方站着波防雅和波防雅有父子俩。她发现波防雅有在用热情的目光望着她，她的心有点怦怦跳荡起来。“这位壮如牛的男子汉也来了，在神后河，他也变得温和起来。”她心里想着，然而，一股热火还在烧着她的心，她偷偷地摸着那壮健的身手，那胳膊凸出的肌肉。想起那一晚在古柏林里幽会的那一时刻，她的脸上便被火烧烫了。

这时候，爸爸朝天空大吼三声：“啊——呜——啊——……”随着这呼声的平息，他又在喃喃自语：“啊——尊敬阿亨大神，千人崇拜你的胆略/万人尊敬你的精神/你一次挑十二座高峰/你一回挑十二座峻岭/扁担颤声传千里/鼻子呼吸起大风……”

虎背毛比的巴梭人也跟着唱起来了，那声音象千万箱蜜蜂聚拢在一起，传出低沉而悲壮的轰鸣声。

这时候，魔师的头上降下了几滴雨，围在巨石边上的人们那群中也降落了几滴雨。也许，也许是神母感动了，山神流泪了。那雨点纷纷扬扬地飘落下来。人们更不敢抬起脸，只是低头唱诵史诗。在这冥冥的宇宙间，那灰朦朦的山峰，那静静的岩石，那颤巍巍的心灵，无生命的和有生命的曾多少次向神母伸出求援的双手，乞讨安宁、幸福。岁月顺从命运，带着春梦一般的希望随红黄绿水流走了，带着不可泯灭的痛苦走进河边的孤墓。人生，为什么这样苦凄凄、泪泪

泪？两滴水珠落到梅里特梅的脖颈上，她偷偷地抬起眼帘往上看。啊，她惨叫一声，旋即用双手捂住自己的眼睛，几乎昏倒过去。波防雅有抢先过来扶住她的身子。这时候人们象发现奇迹般地惊讶。接着便是咒骂、埋怨。原来，伯陀首领的二儿子伯林成不懂得什么时候爬上高高的巨石上，脱开裤子，将那东西朝天竖起，喷出尿来。那尿珠跌落在巨石上，溅出水珠，经风一吹，便纷纷扬扬地往下飘舞，落到祭神人的头上。

人群骚动，骂声四起。但是，这骚动声很快地平静了下来。“他是首领的儿子呀，你敢骂！”

“疯子！他真的发疯了！敢在神石上洒尿。”

“啊，神母在上，对于亵渎神母的孽种，为什么不处于死刑呢？”

“格魯苏的末日要来临了，灾难！灾难要从什么地方降落？”这声音有如潮水般奔涌。

伯陀首领的大儿子伯林松气得脸上的肌肉一个劲地抽搐：“下来！你给我滚下来！畜牲！你敢得罪山神，狗胆的！”他高声吼叫着。伯林成穿好了裤子。然后双手抱在胸前，两眼凝视远方。人们虽然看不到他的眼神，但是，却可以看到他那挺立的身躯，那傲岸的神态，便又无话可说了。老魔师已经忘记了他往下该唱诵些什么。于是，在么塞巴都的搀扶下，往城里走了。人们也陆陆续续地收拾起祭品往回走。只有伯林成一个人依然站在高高的巨石上，一动不动。梅里特梅惊魂已定，向波防雅有传递了一个神秘的眼波便跟着人群离开那块巨石。她的心依然象红黄绿水河那样不平静。

该发生的事情都不可避免地如期到来。

太阳的光线从云缝中挣扎出来，把她的身影投射到草地上。伯陀首领的老毛病又犯了。不晓得什么时候，他跑到草地上来，用手去扯断那嫩茵茵的草，往嘴里送，津津有味地嚼着。而且脸上露出一丝快乐的皱纹。这件事，给从海边归来的梅里特梅看见了便一个劲地埋怨他：“伯陀伯林，你又偷偷出来，怎么去吃草？”

“人类没有一个象我这样尝尽天下山珍海味，还有草。啊，草，好吃！好……”

梅里特梅望着伯陀首领嚼着青草，那快乐的皱纹在无声的舞动，象一首凄凉哀怨的葬礼诗从竹笛里奔流出来。这时候丫头桃花颤巍巍地来到伯陀首领身边，然后从他手上抢过了青草，扔在地上。桃花那张惨白的少女的脸，紧锁着的嘴唇，一片温柔在阳光里浮动。她把他扶进了卧室，一句话也说不出。梅里特梅也拖着疲惫不堪的身子进来了，她坐在藤椅上，那一双眼睛，就象两条痛苦的河，怅惘地望着伯陀伯林首领。伯陀伯林躺在床上，两眼直呆呆地盯着那红楼瓦片，象是在思索什么。

现在，这些棕红色的瓦片在他大脑的波涛里闪着红的光彩，黄的风韵，绿的水花。那时，他来到格鲁苏才十七岁。现在，岁月在他皱纹里奔流了半个多世纪，这半个多世纪他在想什么？在做什么？格鲁苏原先是一堆无垠的巨石、飞沙。后来有一天，从云边走来了一位少女。这少女在这里升上了

树，栽上了花，建筑了木楼，开垦了土地。而后又到那山顶上去寻找男子汉，繁衍了几孙。伯陀伯林来的时候，老伯陀是个猎人、酒仙。那天，他喝完了整整一罐酒，便走进这山谷，用双手搬开了石头，让一条清粼粼的小溪从山里奔泻而来。终于一年复一年，那条小溪便也象一个小孩一样长大了。变成了少女河，变成了妇女河，变成了母亲河。不分昼夜，不分晴雨，不问河两岸的人是悲伤还是欢喜，总是那样流着，成了如今的波涛汹涌的红黄绿水河。而后，又是一年复一年，父亲领着巴楼人打败了一次又一次的侵略军，杀死了一群又一群强盗，当上了第一个首领。他沿着兄长走过的路，在格鲁苏这片土地上，又创立了新的家业，开辟了大片大片的小米地，种植了山林。在他当首领的时候，也取下不计其数的强盗的头颅，保住格鲁苏的安宁。那么，现在，他感到自己不行了，就是一只麻雀飞来和他打斗，他也无法斗得过。因此，入夏以来，他就苦苦地想着：在我去见神母的时候，这格鲁苏地就应该交给谁来掌管？

他的堂兄么塞巴都和波防密夺都是年过花甲的人了。傍晚的太阳再亮、再红，也晒不干草叶上的水珠；人老了，一张草凳子都挪不动，怎么能掌管这江山呢。他有时很自卑，自卑到流下辛酸的眼泪。这格鲁苏赫赫有名的家族，往后该如何生存和发展下去，他怎能不想呢？

大儿子伯林松，长的牛高马大。但是，斗大的字不认识几个。当初他把他交给老魔师，老魔师教他读史诗，他却跑到大山里去狩猎，去套鸟，鲁莽得象一头野牛。把权交给他，伯陀伯林首领确实不放心。二儿子伯林成是个疯疯颠颠的人。平时拿着一把剑，宣称自己可以到神母的天庭里去游乐，可以看到那些大神们在饮酒，在围猎，天晓得他是真是

眼。但是，有些事他说出来，你不得不信。比如说，他认定首领今年有难，雨入春以来，伯陀首领真的病卧床上，脸色蜡黄。这种真真假假，假假真真的事，发生在几千里外，伯陀伯林难道就不收心归从之吗？有时侯，眼儿那暴雨从那边奔过来，晒干了，雨后天高气爽得跟平日夜，万顷汪洋，伯陀那雨儿们终于暴躁说：“不会来！不会来！”果然，那雨儿们哀哀叫着奔回它们的故乡。现在，谁也不记得伯陀心中说过什么话，说世人的骨地事都相信是“要雨”。

伯陀首领还有一个儿子叫德芝，雨儿那日子出来以后，就到外边打猎去了。猎猎，一个猎户的眼里直一冒火，但外面世界也是动荡不安，说军国对象之狗一言，今天你咬我的腿。明天，你咬我的腿，去片大片的土地，当是太阳，天黑得象锅底。还说他在外边读了些什么书，觉得物事是太小太小了。何况，伯陀首领很不满。猎猎那大小也是方圆七、八百个山寨，是在他的领下之下。从第一个女人到这里来，种的第一棵玉米，建的第一座木楼，到现在已经有上千年的历史，谁敢小看这地方！伯陀首领有时很恼火，恼火这家族里的人不争气。最后他想起两个侄儿：郁阳郁烈和波防雅有。郁阳郁烈憨厚而诚实，做事实在。可曾讨了一个麻娜女人做老婆，引起族内人的不满。后来一上战场，生殖器给打坏了，麻娜女人走了，只剩下他一个人孤零零地驻守边境。至于波防雅有呢，人倒是聪明-但是聪明过了头。在族内，那种偷鸡摸狗的事也干得出来。伯陀伯林想到这里，他感到自己的灵魂是飘忽不定的了。有时灵魂到他家祖坟上。啊，那光去而归来，说它自己回来的一团火，一个灵魂。那灵魂晃动的白粉它，一个白粉它去的白粉，可是，那白粉它白粉不能管它管它？

桃花不晓得什么时候出去了，端了一碗蛤蚧人参汤来到床前温声道：“伯陀爷，你该吃药了。”

伯陀伯林眨巴着眼睛，“嗯嗯”了两声，便问道：“梅里特梅，昨夜外面发生了什么事？”

“伯陀，是这样的，红黄绿水河边，掉下了一块大石头。”她从藤椅上站了起来，又从桃花手上接过蛤蚧人参汤，吹了吹，“那块石头是从天上掉下来的。我已经请魔师去祭了。”

“啊，从天上掉下来，从天上……”伯陀首领闭上了眼睛，两颗浑浊的泪珠从眼角里溢出来，流到耳根边。他的手无意识地挥动着，把那碗汤碰落到地上。碗碎了，汤洒了一地。“大石头从天上掉下来，我，我已料到我的结局，我的命运……也许，那石头，就是我的墓碑，我的……”伯陀伯林喃喃一阵，昏睡过去。

4

半夜，伯陀伯林醒来了。仿佛有一条河在他胸脯里奔涌，那怒吼的波涛撞击他肌肉萎缩的胸膛。当他睁开眼睛的时候，便象一匹烈马从床上站立起来，双脚踏激烈地腾跳，嘴里不断地吼叫着：“你来吧！来吧！我可轻饶不了你。梅里特梅，快把我的弓箭拿来，那箭头上涂上五步蛇的毒汁，涂上白花蛇的毒汁，还有金环蛇、银环蛇……”他闭着双目，双腿象个“大”字一样分开，两只拳头胡乱地挥舞着。勿而朝东，勿而朝西，仿佛是在跟自己的灵魂作一次殊死搏斗似的。梅里特梅站在梳妆台前，昏暗的灯光辉照着她那二十五

岁的忧郁的脸颊。她感到在自己的精神世界里，那高耸入云的山峰崩塌了，那神圣的别人不可捉摸的欢乐已经彻底地让痛苦来代替了。法国传教士的教堂上，传来低沉而忧伤的钟声，这种钟声占据了她的生命空间的一切，而过去的属于自己的只是一场浑浊的梦境。啊，此刻，谁要能看透这女人的生命的颤动，就能看透那埋在暗夜中的世界，看到宇宙间组合与裂变的星群，看到人类究竟是何物。

她惧怕了。“伯陀首领，你静一静，静一静。”

伯陀伯林似乎没有听到她的哀求，把那拳头伸开形成掌型，然后猛烈地拍着自己的大腿，那响声，噼噼啪啪，象激烈的暴雨夹带着冰雹袭击着黑屋。“来吧，你来吧！”

“伯陀伯林，谁来了？”她在惊恐中间道。

“波防雅有，他骑着枣红马来，挥舞着刀，举起毒箭……”

提到波防雅有，梅里特梅的心灵震颤了。在她那两瓣桃花似的嘴唇里，轻轻地吐出几个字：“首领中邪了，这是哪方来的魔鬼呢？”然而，她无法抹去心灵中的暗影：她曾偷偷地去同波防雅有幽会过，那一时刻，她是痛苦还是欢乐，只有她自己心里明白。

夜风从古坟场上吹来，果子狸那哀伤的寻找伴侣的声音，令她心寒。伯陀伯林在床上折腾了好一阵子，终于停下来了。然后蜷在床上喘着粗气。这情景真象巴楼人的水牛拉着沉重的车走上高坡一样的疲惫。梅里特梅给他擦着汗淋淋的身子。这时候，他只觉得浑身酸痛，刚才发生过什么事，他早已忘记了。那是不是一场恶梦呢？

桃花又把一碗蛤蚧人参汤端来了。接着么塞巴都和老魔师也进来了。他们等桃花给伯陀伯林喂完那一碗汤后，么塞

巴都示意让梅里特梅也暂时离开伯陀伯林身边。

老魔师给伯陀伯林切了脉，然后逐个地看了他的指甲，老魔师顿时感到浑身冒汗。

“老魔师，我快不行了吧？你讲实话给我听，要是真的马上不行，我好有个交代。”伯陀伯林说着，又咳了一声，那口浓痰老在他喉管里粘着，他生怕突然间，浓痰会把呼进的气流粘住，那么，一切就此了结了。

“伯陀首领，我请求你安静。你需要安静。”老魔师说着，同么塞巴都交换了一束忧郁的目光。

“从今天起，只允许桃花在送药送汤时走近他身边，其他任何人都不要进这卧室来，伯陀首领需要绝对的安静。”么塞巴都下了一道严峻的命令。然后，他们走出去了。

“怎么样，老魔师，首领能否过这一关？”

“么塞巴都，他在人间恐怕只有半个月！”老魔师说着神情极其威严。么塞巴都耳边滚过一阵惊雷。那脚步沉重得差点走不动。

5

伯林松对梅里特梅抱了很大的成见。他的年龄和梅里特梅相仿。因此，当梅里特梅做了伯陀伯林的妻子后，他一直认为：这是她占据了亲生母亲的位置。这样才迫使他的亲生母到城外那个小山坡下去独居。这种成见，曾经酿成一股仇恨。有时他喝起酒来，真想拿一把砍刀，把这个女人赶出家门去。但是，父亲喜爱她，做儿子的又奈得了她什么何？所以，他长久以来总是在外打猎、套鸟、游玩，借以打发这难堪

的岁月。有时他想起父亲那些荒唐的事，便痛苦到想远远地离开这个家。但是，他不忍心走。他看得很清楚的那就是父亲老了，他要等待父亲去见神母的那一天，要挑起这一副重担，重新回到那被遗忘的红楼里面来。因此，在那些已经流逝的无影无踪的日子里，在沉闷而单调的水波声中，他的灵魂孤独地游荡着。

早上，当梅里特梅到他的小楼来的时候，他和她进行了一场“冷战”。那是十分可怕的“冷战”。因为在母亲节里，柏林松拉了一只山羊回到他母亲身边，他受到了梅里特梅的指责，“这个家可是我管理的，这格鲁苏的整个家族在首领很重的時候，也是我说了算的，谁拿一根针都得我点头，何况是一只羊！”梅里特梅明站着，那更深的一层意思是今后这个家族的大事情，必须由她来料理。

然而，柏林松却很不满意。他让她坐在一张破木椅上，他自己却一边啃着羊腿一边喝着酒不冷不热地说：“神母在世的时候，生了十二个女孩，也生了十二个男孩，可开山造岭，种树开河，都是男的去做。男人，嘿，如果连吃一条羊腿都要问女人，那算什么男人？”

“你说得对，”当初格鲁苏是女人来开辟的。是那个女人去到天边找到那神圣的风，才把男人生下来。何况，我就是你的继母！”

“天晓得你是谁的继母！一个十几岁的黄毛丫头，去找一个五十多岁的老人，说出来脸也不发烧！”

“你……”梅里特梅气得说不出话来了。她原以为要在这个家施展自己的权威，逐步过度到以后某一天把权全部捏在手里，但是，她没有想到第一战便败得这么惨。于是，她只好气鼓鼓地走了，一两天时间都不敢露面，柏林松觉得跟